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十六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于肅愍公謙字廷益浙錢塘人也少畀異才奇氣讀書過目輒成誦稍長舉進士郎以古人功業自期待宣德初授監察御史音吐洪暢毎奏對上爲注聽從征漢庶人庶人就縛　上命謙數其罪矢口成辭義嚴氣正庶人流汗慚愧伏地　上喜甚還行賞勅兼與文武大臣等因屬意用之按江西平反寃獄稱神明釐民政所不便殆盡河南山西災

上手署謙行在兵部右侍郎撫二省時年三十有三
謙徧歷梁晉問民所疾苦加意涮剔諸馬政河防
民租軍賦經擘畫後遂爲永式在山西劾鎮將占
後軍士沒其田論如法士伍始靖在河南命有司
廣收糴以備饑歲陳久即減價糴民用裕時議者
欲移山東牧馬於河南抗疏力止之九載績最轉
左侍郎正統中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仵王
振意降大理少卿兩省合萬人赴闕留復廵撫前
後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土物餽當路兩省
人尸祝之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會土木之變國

洶洶憤變起倉卒謙左右　景皇帝　令百官而定語具帝紀中進兵部尚書　景帝立加太子少保時中外注倚爲安危者惟謙謙見　上流涕曰虜不道今得意去將長驅深入宜豫防邇各營精銳盡從征軍資器械今十不存一宜速遣官募義勇以補軍禁民夫更漕河卒還隸軍揀神機等營卒練之工部督局廠造戰守具戶曹調兵食京師九門分列將防守而遣科道官有風力者巡視之徙郭外民入城令清野毋爲寇掠敕京朝官吏軍賦祿悉令詣通州倉關支毋遺寇資遣大臣行諸邊

輯和衆庶爲固守備而勅守將日練士卒虜至或
前迎擊或後邀遮互爲援諸關隘樓櫓墩臺壕塹
務濬令高深至選用人材尤當今急務文臣如軒
輗者可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可備將軍且
曰軍旅事臣請任其責不効獨治臣　上嘉納悉
允行時羽檄交馳衆訛言相恐而謙氣彌厲治戰
守益嚴未幾虜擁　上皇入紫荊經大同而南城
外壩上倉塲芻豆多以百萬計謙即分遣官縱焚
之草奏聞或謂事重宜奏報謙曰寇在目前少遲
之得資以持久我坐困矣時議者欲閉九門堅守

以扼敵謙不可曰不能戰何以守乃奏以王通楊
善守都城門而分遣將石亨楊洪柳溥孫鏜等各
出擊監以諸言官於是躬擐甲率先將士軍德勝
門外令城門內闔示毋入流涕誓六軍以國恩虜
讐大義曰今機事在此舉一不奮則禍患立至雖
生不如死衆感奮勇氣自倍虜長驅薄京師我師
壁而待不可撼乃邀謙及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
萬廷議相顧莫能決以問謙謙曰本兵知有戰他
非所聞劾謙以　上皇在虜軍戰未敢疾力已諜
知虜移　上皇而西則發大砲擊虜虜死砲下者

數千人戰又連捷於是虜勢沮而謙以　上旨榜各門募蕃漢軍有能擒斬也先自效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會勤王師稍稍集遂宵遁衆請追擊謙曰勝未足雪恥一不捷所損實多且　上皇在虜中乃止是役也微謙翼主定難排遷決戰天下事幾殆論功加少保辭不允客有諛其功者謙流涕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不盟特幸耳何謂功乎自是益勵邊將爲戰守虜以悔禍於是决遣使議而　上皇南還諸具帝紀中先是永樂中置降虜河間東昌間殆徧虜禍作乘機剽

輦轂下欲爲變中外以爲憂至是貴廣苗反謙奏
厚犒令從征事平奏分布貴廣閒而大釁頓消獨
石等八城經虜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曰獨石棄
則宣府懷來不可守而京師孤此何可棄也命都
督孫安往鎮叅政葉盛贊軍而獨石復完昌平侯
洪奏請遣都御史羅通出鴈門護餉通意不欲行
疏言謙洪本建此畫乞令行與臣俱謙疏言今國
家多事非臣子辭難之日臣謙詣山西事固當往
請行　上不許仍命通又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
臨清以通漕河襟喉當是時北虜勢猖獗而浙閩

廣巨盜各擁衆數萬攻城邑南蠻西番益復蠢動訛言萬端呼吸立變謙密籌京師金湯萬年之計而藩省邊鎮遥畫機宜平定之動中事窾僚屬受成卒之北虜効貢海內帖泰謙之力也巳　上推誠委任謙亦自信不疑於是忌者側目顧籍籍言謙專矣御史顧瞻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閣大臣備顧問乞令六部諸大政會議內閣可否乃條奏上意傾謙詔下廷議謙抗言　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處分令輻輳並進事天子易彈壓臣知遵　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　上

是謙言於是言官益籍籍言謙柄用過重至目爲跋扈　上獨用益堅宮廷寄務造膝宴語文武大臣面酬進退而怨謗朋與總兵亨憚謙嚴辭兵柄而謙亦辭總督以避亨　上爲諭解而罷　英廟復辟亨等遂誣謙與學士文迎立外藩逮詔獄論死死之日天日爲驟變陰霾四塞天下弦冤之謙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而先世室廬悉畀弟惟市屋以居未五十不再娶常止宿朝房窮年不歸第衣無累帛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嘗疾告中官奉旨更番省視見謙諸自奉蕭然太息以

聞上爲輟尚方服御以賜藥須竹瀝　駕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焉謙長身山立面白項而下甚黑方訕謗時怏怏起引鏡自照拊膺曰嗟夫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及就逮廷訊不復辨獨曰謙嘗握百萬兵當倉卒不反今一匹書生顧反耶籍其家惟上賜盔甲袍帶而已　天順中邊報急廷臣不能決　上憂甚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國豈患虜哉　上爲默然盡悔之也成化初詔白少保謙冤復官遣祭弘治初贈太傅諡肅愍萬曆中改諡忠肅建旌功祠官子冕兵部郎冕　節槩修潔有文學官

至應天府尹 景泰中閣學士有
高文義公穀楊州興化人永樂中進士考庶吉士宣
德初進侍講正統初楊文貞薦克講官已陞工侍
郎直內閣景泰初進尚書議迎復言禮宜從厚得
襲千戶書以聞者也時閣學士陳循專穀患之疏
請增內閣得旨下閣臣推舉而王文以都御史得
入閣與政孤卿入閣自文始文既得秉又惡穀輒
擠之會鄉試循文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試官學士
儼 上令穀覆試諸失舉者朝退穀請對殿門力
言二臣子文亦可觀第解有定額儼等本無罪夫

貴冑與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乎事得解　裕陵復辟内閣臣皆流放竄殛　睿皇帝獨嘉轂曰轂議迎駕及南内事每左右朕轂無他腸可致仕轂歸杜門不應客敝廬瘠田家僅足衣食沒未幾而子孫窶貧成化初贈太保謚文義蓋景泰時閣臣七人議論各齟齬文惑雖悻悻循臧裂於迎復易儲事尤悖惟轂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以是受知裕陵亦以是見忌於人然經國大謨獨歸少保矣　約論曰方正統時　國家適熈宣長裕之後中國全盛乃戰一跌而輿師輒解固亘古

未有也已少保用而生民有主社稷有輔廟勝宸
畧百全無迮不移時而補天囘日之功卓然亦亙
古無是哉語曰安危視所任又曰成敗以謀易於
反掌信夫
李文達公賢字原德河南鄧人也少才敏舉宣德中
進士奉使至山西見薛御史瑄論學心悅之益沉
潛于學會　憲廟即位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
子羣黎百姓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而施有緩急
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也今京師
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計之指揮俸三十五石僅實

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而當華官十七員之半也冗食橫賜後將何勝況夷狄獸心非我族類所懷必異晉朝迭亂殷鑒不遠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漸分徙遠方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實乃消社稷涓涓未萌之禍方筮仕㓜業已能爲國家深長慮如此矣授驗封主事上疏言國家都北京而泰頽弛莫甚於大學繕飾莫多於佛寺可謂大舛今即營修太學雖極隆重不過一佛之費惟　上裁幸於是詔修太學轉考功文選郎理選公平公退輒閉戶力於學時楊文貞

柄國欲見之或以謂賢暋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謝不往正統末扈　駕土木還景皇帝立上正本十事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者籍籍許矣而獨畧其本臣以爲　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絶玩好愼舉指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凡皆正其本之務也　陛下之心旣正天下國家之事可以次推行疏上下諸曹尚書楊寧見之太息曰吾讀崇節儉一疏殆欲下淚也給事中李侃言賢忠告

宜賜采納乃取入詔議禦虜策賢請用戰車火槍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然舍用長技存乎將舍用將存乎賞罰遷兵侍郎上書言也先弑其君併諸種落此其勢日强誠未知其禍之所底今聽其和貢馬而浚膏血輦金帛以益之將生民坐困乞勅邊臣日練兵觀釁于少保壯之請下其章勵邊臣五年入吏部採君道孝友恭儉事為鑑古錄上之天順復辟進吏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時武功伯有貞新得君而專事厥專决賢時時有可否其中山東連歲災請賑上召閣學士計之

賢主發帑金有貞曰不可臣在田里閒見發銀賑饑於小民無濟獨爲里老吏胥資耳賢曰獎信之然猶勝無賑坐視民饑而死也　上命發賑有貞退而疵之曰今國計方窘柰何靡用爲國費乎賢曰公誤矣民爲邦本今　上意發賑而沮之豈父母天下之道耶苟民窮爲盜責將誰歸未幾爲曹石所毀惡與武功俱謫已獨留益親於是入贊主德出秉國是內振朝紀外固邊防非久而眾正咸登大憝咸定天順又安之效與熙宣埒賢之力也諸具帝紀中方始留閣時虜索來困依近邊求

食石亨乃謬言傳國璽在索來所欲徼擊以爲功
上以謂賢賢曰景泰來連年水旱公私困憊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休息於無爲況胡虜雖近邊
未有侵犯無爲事兵若寶璽眞僞不可知卽誠在
亦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又何足寶也事
得寢　皇太子出閣　上召賢定講讀書且問先
讀何書賢對曰先大學尚書　上曰尚書文難讀
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皆帝王大法所
宜先難讀者後之可也賢間爲上言今天下百姓
粗安惟一害尚存　上問何害乃極言錦衣校提

猥褻之害　上曰卿如此後慎毋輕舍矣已左右

有間言　上察之信乃召衛指揮臨勅如賢指時江

西處士吳與弼應聘至賢首以賓師禮尊之請於

上授春坊諭德時時爲　上言與弼學行請至深臣

以素未通解者質之立令五經[illegible][illegible]所不及蓋

讓舍如此已與弼辭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以與弼曰

徃勅書過重以伊傅見期今授官於勅意戾故不

可受也賢曰如此則先生過矣朝廷致敬盡禮待

先生匪輕弼　皇儲於先生固當今必欲如傅說

爰立爲天下亦易行且旣稱衰病不任事而起當大

任理於未安又盛名未易居不若就官寮有建明將大任以漸至也卽不然强就職吝朝廷意圖去就未晚與弼堅不從稱病卧邸中兩月乃請賢乞歸竟爲　上委曲言聽其辭降勅褒奬遣行人護還鄉始賢再入內爲曹石側目自引避非宜召不入後益親乃知無不言或戒其招怨賢曰九重嚴邃外事無從知賢旣得親近恐蔽不言乎利害非所恤也及石亨誅法司言亨黨冒報奪門功陞官者請具覈　上恐搖人心切[illegible]之賢曰覈寔則不可然此輩陞職者類不能自安欲自首顧首鼠未

决也第宣旨許首實免罪卽帖然矣　上曰舍於是冒功職首正者四千餘人時議欲追俸給賢不可而止五年秋虜入寇賢薦將帥調兵食畫五事以上具言當出京軍駐紫荆倒馬二關愼爲防俾民得無恐而虜有憚不敢入　上以爲虜窮乏志不過掠邊易之及虜入大同高陽伯文按兵避不擊虜遂深入抵鴈門入代朔忻州京師大震於是本兵請遣將赴大同殺賊　上曰無及矣而勞人焉用之獨駐關可蓋終用賢本畫也　上嘗言邇國家之費彌浩也賢曰信然今國家患冗食之害

一衛官至二千餘員冗莫大焉宜令兵部漸調減以省費　上意頗難之賢曰宜如無事然處之使不覺可也夫天地間萬物長必有消如人生而不死將何處着矣古軍功雖誓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旋奪罷能立功又復無屢犯不革者若因循冗贅將民益困而邦本虧矣　上曰已喻當徐徐爲之江南大水請下詔寬恤中樵采一事事至末而歲省銀三十萬兩虜寇甘凉曹吉祥欽因遣將挺爲亂賢入朝爲盜所擊傷盜既得　上亟召見賢即言請下赦解散其黨與開言路廣視聽而起前

都御史竑督甘凉軍明年督邊餉參議尹旻以虜
退河開請罷師議者懼有後警難之賢曰兵在外
可暫不可久暫爲壯久則老且虜安可常若慮其
復來宿大兵不休是無終已時也今陜民疲困已
極不趂河開時罷軍寛其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
乏興欲久宿無繇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邊愈益
匱當如邊民何莫若勑陜西軍屯耕境上嚴爲備
諸調軍撤可也　上曰善於是詔班師七年郊
上足瘍欲遣官攝訪之賢賢對曰果有故亦當攝
第　祖訓以爲不可請駕齋宮示不遑自安　上

從之力疾至齋宮復召問朕下拜不能起起須人
掖無乃不可乎賢對曰疾而力行禮敬天此 上
盛德掖何不可諸將 上德類如此當是時冢宰
翱大司馬昂雖爲 上眷遇而倚信惟賢賢能左
右二尚書二尚書得竟行其志上進退大臣必召
與咨勿所薦用文武大吏耿九疇軒輗李秉程信
姚夔崔恭白圭等皆得人七年春二月晦夕空中
有聲賢咨疏曰是謂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具寬恤十事以上 上允行已進賢
復請罷江南織造及江西陶器淸詔獄所監囚並

各邊貢停下番使罷中使採買　上不聽賢執以
爲可行請益力同列至寒悚退詰之賢曰大臣當
知無不言國家安危利害其敢緘默苟祿位乎是
時　上視左右顧則左右必卻立數丈獨呼賢與
錦衣門達語良久乃已而達亟傾賢於是賢上疏
乞休　上慰諭不許而達尋得罪天順末讒者以
祿命言　皇太子景泰中被廢殆廢不可興也當
別立嗣　上頗以爲疑賢力諫國本不可動語甚
懇　上終慈曰然則大位竟當傳太子乎幸公輔
太子賢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立召太子太子

至賢扶太子曰謝　太子謝已抱　上足泣上亦
泣而儲安憲宗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益倚
重賢賢首請出宮人請簡近侍左右無狎聽冐誘
會有愬奪門迎駕非冐功者　上理復之而愬者
紛然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以此舉冐富貴於是
貪利者爭　之日夜冀國家有事宜禁切柰何聽
之乎因請復尚書謙等官　上允行而妄愬者始
息給事中張寧欲上疏起前都御史秉爲兵尚書
兹掌都察院恐左右間之先以草謁賢賢視章徵
哂寧請賢曰薦人第當言其才所堪不當預擬其

任令擬之得無干上命乎寧大嘆服成化二年外
艱詔起復遣內臣護行促上道陳道中所見軍民
利病八事又上言　祖宗創業垂統設宮禁甚嚴
內外密閉誠慎之也今內帑克積願無得妄費行
游有常所願無輒離宮賜予有常節願無開倖穴
祖訓明備願時垂省覽是年冬卒於位贈太師謚文
達賢莊肅端重達大體雖受　上倚毗未嘗侵九
卿事權接人和粹可親位極三孤每以榮滿自懼
扃堂曰臨深不治田宅不畜姬侍終其身初　景
泰帝既崩左右請以汪妃殉將聽之賢前請曰妃

雖嘗立爲后旋即廢今幸與兩女度日何忍令殉乎且幼女何依　上爲惻然曰卿言是也始朕以弟婦少不宜存宮中故念不及此耳於是出汪妃就郕邸至賛釋建庶人因賛復恭讓皇后位號廣上德益遠矣天順中内閣臣賢者稱岳正呂原彭時岳太常正字季方直隷漷縣人呂侍郎原字逢原浙秀水人也正神采秀發原質性渾厚皆有偉觀原未冠父爲景州學正歿棺不能歸或勸之火葬痛哭不肯從厝景州時時至厝所慟哭哀感行人已奉母南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黄懋閲秀水學

官文奇學官學官對曰此邑中子呂生文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中課子耳懋乃嘆郡中乃有奇文生遺草萊中者乎急召見入見衣藍縷甚試之文甚奇問經書又洽傳懋益驚喜予新衣謝不受與葺理黌宮餘材木又謝不受曰生家貧誠鬻此不無得數金為養乎又謝不能於是太守益大奇呂生時太守得輒補學弟子員遣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及第入翰林景泰中以侍講與中允倪謙教內官文華殿廡上一日至廡命二人講倪講詩原講書堯典　上喜進二人講讀

學士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徙坐旁壁
下　上問坐壁下者何二人頓首對曰君父嘗臨
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愈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
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初改通政左參議
兼侍講入內閣然朝會尚青袍石亨動之曰行請
爲先生易緋原不荅未幾與岳公上石曹罪狀疏
留中石曹覺之遂共謀摘災詔引咎語謂內閣訕
上　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爾原素
長者乃亦左右正歸過朕乎岳去原得留與李文
達侗在位李通達見事立斷原佐以重厚毋憂去

至景州啓父柩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之不聽載舟中苦塊極毁而病抵家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端潔不苟取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惟賜衣數襲俸給輒分贍宗姻貧匱者淸心寡慾禔躬無隱過至老勤學不少衰子當恩仕爲太常卿有學行而正事具帝紀中方曹石疾正時謫欽州同知已復爲兵尚書陳汝言所中逮詔獄編伍肅州曹石誅放歸田成化初復官侍經筵爲忌者所嫉出知興化府而卒正負經濟才落落不肯下人再起再廢竟不得盡其用而卒天順中或尤正未

信而諫也正曰渠謂我爲言官耶我道當如是有自京師來者傳　上意終念公直尤其大膽正曰即上復用臣臣惟誦古人之言之死靡憾也　約論曰李文達使河東時聞薛文清語學心大動欲執贄從受學以使事弗果乃心終不忘及見吳聘君降意推挹即尹翰林讒弗貳也終全其休休故好善優於相也當曹石横時茹納調劑格心於密勿尤難岳負才直前以一斥不復旨溫恭索約於人無忤亦不究於用故遇合有天也

彭文憲公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笑

稱長博學精思爲祭酒李忠文所推重期以公輔
正統戊辰舉進士第一歷翰林侍讀　景帝初與
商文毅輅同召入内閣與閣學士循相可否意頗忤
會文毅繼母喪忤旨見謂不憂國聽去服除不得
入内閣令供職翰林英廟復辟召見文毅辭懇籍
者久之賜食出命以太常少卿兼侍講入内閣時
李文達方爲　上倚毗數獨召對或并召吏兵二
尚書時不召然文達退密以咨時時竭忠悃告之
所謂劑居多或持正論至色忤不變而文達無嫌
芥語人曰純道君子也久之錦衣衛指揮門達中

文達語危甚　上恚私語曰去賢行專用時內臣以告時曰李公有經濟才胡可去因力辨其誣且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頗聞文達事得雪河南衛官橫凌人門達當以大逆獄入之公持不可得坐如律活其家百口　憲宗嗣極進兵尚書尋進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時言者已籍籍言中官勢盛宜抑却及以語激被譴或尤閣學士不申救者李文達曰此何可激漢黨錮唐甘露激則敗矣而太監劉永誠以軍功議贈伯時力爭不可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此何靳乎時曰此豈盛世事耶宋

得寢洗馬江朝宗言　祖宗來宮僚未有不兼翰林者下閣議時薄其華競乃言曰諸君考滿時咸言寧無兼官得陞秩而足令云云何也失靖恭體矣永樂中西楊以翰林改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官非舊章而何竟不許是時文達卒時獨當國持朝典無徇如此衆頗側目乃疏言時迂陋冒內閣首僚實不厭羣望乞罷免不聽　上慈懿尊號及祔陵廟忤仁壽宮旨竟無愆於禮本時守正力也事具禮儀中五年彗星見掃三台疏引咎不許時萬貴妃寵冠後宮　上未有儲嗣乃疏言今天示

變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閨門化本尤爲至急今
宮嬪數多宜子者必衆而　皇嗣未育者必愛有
所專而所專者或過生育期故也惟正名分均恩
禮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進退大臣當斷自
聖衷不可委貴近即　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
部商議或臣等參詳庶權歸至公人無所覬幸陝
西土達滿四反命都御史項忠督師討之伏羌伯
師失利本兵科道官言彗出西方應在秦分占爲
秦師憂請益遣將濟師下督府議都御史忠上書
言京軍怯不任戰即益之無補今賊以困圍勢危

必克兵法曰禁祥去疑夫熒惑守歲李晟所以破
朱泚也願無忿兵時兵部懼賊乘勝請必遣撫寧
侯撫寧侯永亦張大其事上書請定賞格乃徃時
嫌其張皇詞旨令裴霈後令會忠奏上　上命司
理監持至閣召兵部與計部尚書程信曰事急矣
師行不當緩時日前賊四出掠猶疑有他志可慮
今入山自保爲項軍所圍度數月必僇成擒矣無
事遣軍大學士輅亦以爲然信忿其言不用出閣
爲危言撼之廷臣同聲以爲軍不行必且失關中
或籍籍咎時時曰觀項就曲折處軍機甚精係無

他虞衆猶未信卒蒲四執而陝平非父虜犯延綏賴軍不遣而安人始服時料敵之審以為鎮靜得體也五年冬無雪時上言自古旱災皆下民怨咨感天變而然近光祿買辦各城門抽分皆擾尤已甚而獻珠玉寶石者得倍估增直以萬民供輸資奸人牟奪請盡革以惠生民　上嘉納六年春復見合閣臣疏政要策端一罷佛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暇延大臣面議政事問軍民利病訪人才賢否察治體風俗失得四言嬖倖無故而受金帛工匠無功而冒官職是賞太濫或罪不應謫戍而謫

或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太深宜節賞慎刑五廣聽納勿怒其切直勿惡其迂遠六言股肱耳目之司多主於承奉而嫌於違覆承宣撫字之任皆主於搏擊而緩於綏柔乞戒勵執奏七淸理三營草場退豪奪莊田以業民　上皆嘉納諸皆經國大猷晚益謇謇以水旱極疏生民困苦狀乞省科派減力役寬賦稅弛山澤利以予民免賠孳馬麇、　皇莊毋設止山東河南糧草之供且言近天變非常外吏不靖下民困窮日甚一日臣匪才冒大任又言剌謬違　上意疏或留中不下或下而不行如

此而尚被優容濫職輔導其何敢自安乞罷斥優
旨慰諭陞少保卒　上追悼輟朝贈太師謚文憲
時敬謹粹温居閒無惰容坐不傾倚立必俯行疾
徐有適兩手常端拱飲食不聞七筯聲愛惜天物
片楮寸墨不妄費非其義一毫不取立朝三十年
抒誠秉謙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弟以政事
終歲無宴會宴會未嘗有音樂未嘗私人以言言
官獲譴者必委曲調護賴保全者甚衆與商文毅
公同心輔政稱賢相焉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浙淳安人宣德乙卯發解浙江

明年下第入太學祭酒李忠文器重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正統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景帝初以翰林侍讀入內閣與有康定功明年迎上皇於居庸關三年陞兵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賜第時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峻治之輅力言憸言不可聽乞毋蓄纖介傷天𠕋獄得不竟詔議易儲輅言此國大事皇大后在上非臣下敢議景帝不豫所立子竟薨輅倡言請復儲以繫人心時有議擇建者太監興安出𨱔之輅曰陛下爲宣宗章皇帝子今立儲直當立章皇帝

孫他非宜會　上皇復位坐搆陷除名　上每念商學士旁有擠者久之不得召成化二年使驛召至都命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曰勤政納諫儲將才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上嘉納　慈懿皇太后崩佐彭文憲議喪禮得祔葬祔廟言官以星變劾輅不當用且以易儲事詆之輅求退　上詰責言官曰昔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欲加譴謫輅請曰臣實不才不勝任乃何敢望言者且臣嘗上言當優容言者幸上允今言官以論臣而見責是滋

臣罪也臣何敢安　上喜曰輅稱大臣言官得不
問尋陞兵尚書兼學士七年彗再見天田入太微
垣八年大水　上弭災七事彭文憲旣卒獨當國
嘗召見從容及景泰監國時事輅言景泰有社稷
功當復位號詞情懇至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
遂下詔上尊謚恭悼太子薨上念未有子頗內以
爲憂已而知西內乃有皇子亟召見下禮部擬名
輅表賀具疏言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
屬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甚恩百官萬民無不
權忭獨竊念　皇子生母因病久別居不得時見

揆之情理頗爲未順伏乞　皇子煩貴妃撫育如
故而勑令生母就近朝夕得見遂天性至恩未幾
皇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爲言得贈殮殯如禮是
年立　皇太子進太子少保吏尚書久之閹直開
西廠刺事數起大獄人懍懍不自保輅以災異上
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峻蓋緣委
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寄耳目於羣小故也條直
十罪且以爲繫國家安危勸上遵　祖宗成憲旨
意經六科乃下奏訴由通政以聞政事責成府部
而嚴課功覈實之權法獄付之法司而中三覆五

奏之令則苛政不行讒愬不入而天和可格矣

上手疏大怒曰用一内豎豈得便係天下安危是

怵我也令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語甚厲輅正色曰

朝臣無小大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

以上官宣大國北門一日不可無守渠敢一日輒

械繫守將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

敢擅自收捕御前近侍敢擅易置長此不已安得

無危恩聞縮頸吐舌退以聞立命去西廠於是內

臣恨輅刺骨爲飛語搖之同列又旁助爲擠排輅

請老去萬安得國柄西廠復而直益橫諸九卿大

臣無慮皆謟事直蕩然矣軫在位以災旱建請省
科歛減力役寛兩稅限弛利禁一主於爲民　上
以祝毋后𧃉建玉皇閣於宮北軫執以爲非典禮
黷神以事神實難乞罷祠像送宮觀祭服祭器樂
舞之具歸太常諸齋醮停止事得允果青見條八
事上請番僧國師毋重給符劵四方貢賦外毋受
獻諸色人請直言闕政部使者請分遣慮囚停不
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增雲南巡撫皆
社稷大慮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軫方果好
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

毋大議持正後吉過之太息言吉與公同官十餘年未嘗見公筆妄判殺一人宜壽考子孫之盛也輅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論者至以爲本朝賢佐第一云

劉文安公定之字主静江西永新人幼天資絶倫過目輒成誦父髦敦古學抑令毋作文獨日授書數千言一日卧疾父於卧所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桃詩大驚異之然固弗之省他日以文進乃嘆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矣正統初進士及第授編修應詔上十事一言號令宜大公至正久無斃者乃

下信賞罰無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召見承
淸問因觀其行能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四言
宜以京官任郡使民蒙循良之澤五言宜倣唐制
朝官陞任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
畧七言守令宜詳課最八言宜恤貧匱九言廷臣
丁憂宜終制無起復十言宜遏僧尼皆國政大者
疏多施行　景帝登極以侍講疏十事畧言昨紫
荆居庸等關旣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
雖名關塞實類坦途蓋士伍單散亭障缺敗墩隧
縱横而然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愼防繕亭塞

障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壁地則縱橫掘塹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隨處停瀦爲水櫃或多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士軍以助官軍往降胡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可省俸給而無後憂又國家養兵之費孔亟矣乃今軍受粟公門納錢私室名曰月錢故乎不

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但見或負販而爲商或匠作而爲工其工商之所得又僅足以補月錢之費盖民之膏血民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姦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御狼豈及救哉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仍言宜奪德勝門戰功以崇廉耻作敵愾之氣北虜邀好使下廷議未決遣定之言宜遣以縻虜使我得益修内治成化初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入内閣再進寀既皆國家大計四年進禮侍郎兼翰林學士定之襟懷坦夷操履

廉謹博學能文章性孝友旣顯悉祿入歸養而身非惡自甘如寒士平居色溫氣和於物無忤至立朝論議則據理直辭雖勇者莫能及卒贈禮尚書謚文安

劉文和公珝字叔溫山東壽光人爲人剛直勁正景泰中以編修議迎鑾成化初以太常卿學士議睿皇后喪禮皆與有力直講經幄辭剴義切音節鏗鏘　天子爲聳聽編纂史局及應制皆秉直納忠傳飾以葩藻蔚爲國華十年陞吏部侍郎入閣十三年進戶部尚書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持

廉秉公不阿論天下事侃侃無所避所建明入告
上出不以語人人無知之　上雅重之呼東劉先
生賜圖書曰嘉猷翊賛時萬貴妃嬖　皇太子未
立而後宮産　皇子寖多妖人李孜省乃以妖術
危　太子翊立論孜省左道亂政搖動國本罪當
誅卒定儲諸諫臣以論中貴得罪力爲解有大臣
之節然嫉惡嚴鄙萬學士安每對客罵安負國無
耻安積聞恨之卒傾翊致仕去翊性至孝毋沒廬
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墓致疾卒里人感化號所
居曰仁孝里立祠祀之嘉靖中賜祠名昭賢當

憲宗中彭翃商去閣學士安附中貴及萬妃以自媚於　上而内深刺骨旣柄國即昌言而對不必得盡言令我輩言之太監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從是勝於面對也而尹學士直外厲中荏附李孜省進日與相唱和而内閣益輕

稗史氏曰國朝罷丞相而任六曹然内閣臣專密勿之斷其實也蓋相也故三楊李文達皆能入告嘉猷出順后德爲宗社數孚先亦倚毗特重焉嗣是造膝密議時稍遐闊雖經務咸綜而說行自奏牘矣

皇明書卷之十七

新城草野臣鄭元錫録

臣謨

弘治謨

王端毅公恕字宗貫陜西三原人正統中以進士改
庶吉士出爲大理寺評事疏刑罰不中六事切刑
要爲著令出知楊州辨决疑獄歳饑發廪不俟報
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羣郡子弟其中教之歴江
西河南布政使安輯流移解散盜賊陞右副都御
史撫荆襄南陽豪爭礦殺人獨討擒其渠魁餘悉

解散丁內艱盜作起復任會兵討平之帥欲縱兵
搜山張首功恕不可峻擅殺之令而榜諭流民令
復業民爲建生祠事之轉左都御史撫河南時歲
蝗旱禱濟瀆大雨命有司捕蝗疏自劾且乞崇儉
去奢以囬天意是歲災不害陞南刑部侍郎巡河
防濬邗溝隄罷省河堤吏改左副都御史撫雲南
雲南鎮守大監錢能貪遣指揮使郭英者從徑道
入安南求賂畀特朝廷遣使使安南率皆道廣西
無從雲南入者安南君臣乃大愕欲因間啓途道
一𡨚以兵尾其後英初意直欲以中國威力恐喝

南夷蕒得賂媚能至是乃大恐約其會請先入白
守關者得入關即大呼安南兵且至邊吏急閉關
安南兵不得入乃退傳聞藉藉謂英誘外夷窺邊
恕捕治英懼自殺械其下數人誅之沒所齎寶石
而上疏言昔交阯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騷瀰啓
釁致蘿賊叛逆今日之事殆有甚焉且言今四夷
久闕朝貢交人瀰有不臣之心豈宜役耳目之玩
忽不虞之戒惟　上幸察中貴人以黃鸚鵡上獻
恕疏言漢末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知其不祥
夫鸚鵡本綠羽今黃其羽殆非其類宜絕勿獻駕

帖下郎中鍾蕃所非法恕上言故事駕帖下諸司
司禮監印刑科號皇城諸門具關防今皆無之當
何以示信設駕帖有賜死者無左驗如此即其人
當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死懼違君命在雲南九
閱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著天下進左都御史總
南臺兼參賛機務具疏言往內官以物歲久獘壞焚
毁可惜請及今出貿之以造官艦是兩利也江北
五衛軍當以時番操今罷放失居重馭輕之道且
條江操京操事宜以聞命巡撫南直隸請禁南京
收糧官苛政罷光禄厨役所食白粲奏免蘇松旱

民田租六十五萬石中官王敬挾妖人王臽子者以朝命採藥湖湘江浙間所至縱暴索奇玩爲貢獻未至怨𧧑言始内官監太監之來也臣以爲朝廷軫念東南根本地饑民流移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中貴人齎内帑金賑貸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傳聞太監帶百十號快馬船隻載鹽收買玩物雖未委虛的苐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值七八錢饑殍盈野流徙轉路臣奉

勅往來賑濟近稍帥安而張口待哺者嗷嗷也若太監此行爲賑貸來則大江南北億萬

生靈舉蒙再造之恩人心國祚與天地而悠久矣
若爲收買玩好而來以聲勢張皇騷擾郡邑臣恐
遠邇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惟嬖人是使而
無憂民之心狂夫狡然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
夫以今政散民流之時　陛下甚宜裁冗費却貢
獻禁奢抑倖愼賞重罰惜名器愛民力以培億萬
年社稷之基柰何反爲此而騷繹之也既上未下
而敬至蘇州命工鎔銀爲元寶至二千餘錠江南
書畫玩器精絶檢括殆盡復拘集蘇庠諸生錄妖
書不休冀得賄諸生陸完等不勝忿伺諸途辱毆

之敬及諸人皆走匿乃免恕具列其激變辱國狀於是　上乃收捕敬而王賀子者竟伏誅傳首江南轉南兵尚書參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諫建永昌寺逮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恕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自今人以言爲諱當是時閣部宦戚各引私朋列清顯而汪直李孜省權益重得進退大臣大臣多低首抑心爲依附惟恕着節不撓忽內批落宮保致仕主事王純論恕忠亮有大節不宜罷謫思南推官　敬皇帝即位用輿論起爲吏部尚書恕既至首薦楊守陳張悅周經爲

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列尚書諸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汪直被抑如周瑛祁順僉薦用皆豐芑數世所培植而爲海內所注向者終弘治之世皆賴其用諸裁抑僥倖褒勵名節尤嚴嘗爲上言正統來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盡能識察不過寄聽明於左右左右之人於大臣相見者無幾又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聽明於門客門客識見豈必盡合公論或得之毀譽或采之流言而又衒加之以好惡是故枉以爲直直以爲枉者多矣欲察識下之

得失莫若日御便殿宣諸大臣與講論治道謀議政事以觀大臣之能明加甄别其不可者罷去而可者委任既任之矣勿因小嫌而沮其志勿以小過而挫其節將以計大事也則小嫌宜在所畧將以决大疑也則小過宜在所容人言當郵挾仇讐而排訾之者不可不察衆論可采執偏見而阻閡之者不可不辨機密之事賜以手詔激切之情許得面陳必如朱熹所謂任則勿疑疑則勿任此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而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惟 陛下大書座右

時賜省覽　陛下嗣位來人心歸向稱頌明聖者以抑奢侈裁弁兢將内官輪年逓降凡天下臣民所甚欲而不能革者一旦而盡革之也故喁喁顒顒以為　太祖　太宗之治且復見於今近臣病中乃風聞各監局内官陞進數多不知今陞進即日前所逓降者乎抑更用一番人也前既以為濫而逓降之則今何獨不以為濫而逓陞之乎似非所以示天下信也　上甚嘉納時南科道保恕宜入内閣而劾閣學士劉吉宜罷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郎謀議無不從於内閣何異

而吉娟恕特深諸建白往往持不下會南給事周紘御史張富閱南都軍數少以爲皆中貴人私占疏劾之中貴人與許奏吉因盡逐南科道官以報怨恕上言宫中府中當爲一體南言官不宜獨抑罷且天下之事賞與罰而已賞罰中則治不中則亂今軍政廢弛甚矣乃不治失伍者之罪而責黜操之官後將何以使人哉竟内批外調御史湯鼐甞論劾諸内閣而知州劉槩與書頌爲社稷臣引夢徵爲御史魏璋所劾槩傳妖言律論死鼐謫戍恕力言槩書辭固狂謬夢有無未可知乃其心初

無惑衆亂民之意遽而論死將且傷天地之和况
仁聖在上不當以言語罪人得減死徐生者太醫
院諸醫也傳旨陞院判執不可下吏禮部同內藥
坊太監選用恕力爭　祖宗朝故事未有吏部會
內官推選官員者成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救　上
曰徐生善藥與院判何傷會臺諫逢吉意劾巡撫
及藩郡官用內批斥逐恕以不得其職疏屢上乞
休　上温旨留而內閣滋不悦於是閣學士濬爲
御醫劉文泰草疏訐恕亂選法又不當令人作大
司馬王公傳疏留中恕疏自劾乃下文泰獄讁官

而言官亦交劾濬妨賢娼才恕竟致仕去恕入仕四十五年疏三千餘上皆忠直剴切清約自敕在位每夕蓐頭出沽油然先留意人才即邊郡守縣令靡不留意具知其隱衷質行也論者稱其憂世心如范希文濟世才如司馬君實直諒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玖拾猶考訂著作言動必揆矩度而自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歉歉未盡云卒年玖拾叁贈太師謚端毅子承裕歷南戶部尚書卒謚康僖清慎有父風

劉忠宣公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幼而神穎未名

楊文定公爲之名未冠黎文僖公成之學發解首
舉進士爲庶吉士與李文正同讀中秘書出爲職
方郎中往安南調兵籍弭安南兵議朝鮮貢如故
道峻防守便具四夷志中業已有天下大慮矣是
時塞每有虜警尚書輒問劉郎中云何郎中言輒
行行輒效名籍甚而大夏顧以未踐更親民官爲
歉曰生民困苦情僞非涉歷不親請補外出爲福
建參政政益練務省賦饒民有大事委所屬州縣
吏往往手簡述事由署名下不專倚行移人咸感
恩意爲盡力靡欺負者巡海海道兵久弛則遣哨

船葺倉儲立收支法毎沿海衆中道設一館便督巡海道肅清陞廣東右布政使禮名賢念民瘼愛百姓如子褒先風教民愛之如父毋以都御史治河河塞虜入塞師行軍興乏以戶部侍郎督餉或憂之曰今邊糧屬中貴子弟久矣公於此輩無假借殆其難哉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于近不于遠俟至彼圖之比至召父老訪詢得事權揭榜言某倉缺糧若干石石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願告報者米十石而上草百束而上俱准告郎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再月而儲積

克伽蓋異時法米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報糴故客
商下戶不得報而中貴子弟溪壟斷陰制其命得
徼民與爲市自令下則諸有糧草家無不得告報
者雖中貴欲收糴無從故官有餘積私有餘財利
均而俱便也十三年引疾乞致仕不聽予告歸杜
門自救即家拜右都御史督撫兩廣兩廣人素熟
其恩信令不戒而從大夏甄艮斥貪裁冗費更試
法諸上下所便安靡不興舉而兩廣大安召入兵
部爲尚書初至　上召見問曰朕屢召用卿卿屢
辭者何大夏欲以危言感　上聽頓首言臣待罪

兩廣實老病竊見今天下人窮財盡變伏於冥冥兵部掌朝廷機務儻變生不測臣死不足以謝責故憂懼不敢當耳　上默然者久之而罷已入内時時思劉尚書不置居數日復召問　祖宗來徵科賦歛有常則無過卿前言今民窮財盡何也大夏因即近歲徵稅繁數視國初倍蓰十百者歷歷爲上言語痛甚　上爲色動問軍今何如大夏對曰窮甚於民問軍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窮對曰江南衛所軍困於轉漕有脚價償負之費江北衛所軍困於京操有賠工賠料之費是以甚

窮　上惻然曰朕在位久乃不知天下軍民俱窮困如是負蒼生矣爲下令令諸司條軍民獘政具聞而敕百司各加意節省自是時時召資啓沃而本兵諸所經綜畧具邊防兵制中　上一日言昨數事欲召卿商畧而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事有當行罷者其密具揭帖以進大夏對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具揭帖言事人皆切齒此可爲永戒臣何敢效尤　上曰卿公正豈孜省狗私賊物者比卽具揭何傷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前代墨勅類也　陛下

遠法帝王近沿　祖宗事可否外付府部內洛閣臣事求順理即太平可致如用揭帖即獘將日滋何以示後世乎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益倚毗之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久留中大夏獨對　上語及之大夏對曰人臣執法亦不過效忠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法誠重法也臣竊以爲珪所爲無足異者　上曰爾第言古何嘗有如此執法者特色頗厲大夏莫知所對倉卒言臣㓜讀孟子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第曰執之而已故臣竊以爲珪無足異也　上默然久之大夏頓首曰惶恐

臣實愚觸忌諱　上徐曰朕亦知閔珪老成覓一人易之竟不可得政當從之耳明日報可下是時光祿寺添設內臣數百員為耗費歲經入多不足於用乃責京師和買不給直大夏言光祿日辦不可會而費繁且日殺牲無慮千百萬損民財傷物命宜可省　上惻然裁減歲省經費銀捌拾萬北邊缺總兵　上以外戚言欲有所用令內臣諭旨內臣曰大夏得傳旨然且執奏卽口語安施乎　上默然明日手一帖付之大夏曰此其人非將才不可為大帥別推上上內批下而事僨既而悔曰

恨不用卿言是時大夏受　上知特深賜蟒玉時時召咨訪雖左右貴近元勲碩輔有不與聞者一與之調劑而大夏出壹不以語人故莫得而著焉上崩而大夏慟哭不能興而閹禍有端遂屢疏求退正德元年加宮保致仕時朝臣有乞恩蔭子者言官言大夏官一品有大功子孫得恩典固當而未嘗陳乞宜舉例以崇恬退旨曰可會閹禍作謫戍肅州大夏買一驢出都門觀者如堵墻皆太息泣下所至爲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榼走食之無不焚香祷頋劉尚書生還者瑾誅復官致仕方閹

禍作時請行賂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盡喪一生矣及謫戍不挈子姓侍行或問之荅曰吾仕宦日未嘗有子乞一官令發配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比得還作敦本堂以合族爲家規行之嘗命子於雨中督耕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所以逸之也大夏開朗平粹休休樂善貴不忘貧平生忠誠謙謹未嘗以名勢自居與吳廷舉書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己正不特戒近利且當戒近名吾友於利固知澹然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爲而爲持此而欲政

晉民安恐未可得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爲矣語陛吉士深言初入仕途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如朋友有三數人得力者自足過多則累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丘文莊濬字伯深廣東瓊山人少孤貧力學舉進士改庶吉士益博極於經史百家小說兩廣用兵以侍講上李文達書論平寇方畧李以聞請付總帥行　敬皇帝即位以禮部侍郎上所纂大學衍義補　上覽之喜賜白金文綺陞禮尚書時年七十

餘矣四年始得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政疏十萬言畧言成化中彗星三見彗掃三垣地無慮五六百里遖彗星入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禁中考諸經史大變不虛必有其應願體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端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懐永圖勤政理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至也 上知濬老儒信嚮之未幾卒贈大傅濬平生不可及者三事

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詩文蕭天下絶不爲
中貴人作介愼二歷官四十載祿俸所入僅易一
園京師私第終始不易廉靜三也然性頗卞急持
意見不回必廣引傳爭之內閣與同官忤輒却完
擲地沮陳献章莊昶令終廢不用而扼王三原尤
力論徃事至謂秦檜於南宋有再造功修史綱黜
狄仁傑書死尤不善范文正見謂爲生事蓋弘度
自其所短云弘治初萬安尹直旣去位而大學士
吉乃傾身結科道求全至昏夜欵門許不次擢用
於是科道顧徃徃言吉賢能下士矣侍讀張昇發

憤踈吉罪謂李林甫之口蜜腹劍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宜譴斥應天變而御史魏璋者爲吉鷹犬顧劾昇浮躁謫官久之乃罷去而丘公當國故成化之治不害於其終萬安尹直之罪也不盡美於始吉等之罪也

徐文靖公溥常州宜興人景泰中入翰林爲編修弘治元年以吏侍郎兼翰學入內閣尋陞尚書溥當國引劉健李東陽謝遷與共政而鎮之以安靜因事納忠隨才器使遇大獄輒保全善類從容調劑消誇弭謗異時威福恩讐之意廓然　上嘗命撰

三清樂章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犢牲席
不過藁秸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
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
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耼居其一是以人鬼列
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習禮經邪說俚曲誠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講議政事
論經史涵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從旨取
答悅也　上嘉納欽天監正李華以傳旨復職閣
疏言　皇上即位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
降故于請斷絕事歸至公天下翕然慕甚盛德華

選壽寧侯塋地即有勞宜量與賞賚不宜傳旨以啓倖門事得寢占城國上書言安南侵侮臣守約不敢犯乞兵問罪閣疏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爲日已久今遣將詰彼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甚若問罪興師貽患滋大宜勿聽事得寢當是時閣疏上皆屬李東陽具草而溥以首相彌綸其間務培養元氣天下稱平十一年以目眚乞休卒贈太傅謚文靖

劉文靖公健河南洛陽人初入官翰林閉戶讀書簡

交游咸見謂未強　敬皇帝即位以青宮恩歷禮
侍郎兼學士入閣乃練國政如素習與徐丘同官
正色簡言無依違時召見於　上前可否亦確直
不阿徐公卒當國首上言古願治之君必蚤朝晏
罷時省萬幾故雞鳴而朝盈辨色而視朝夫是以
聖德日强而治無壅抑也　祖宗朝在黎明前日中
奏事已適便殿議政而天下乂康邇視朝太晏比
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何所觀聽庶府文移多致
寢閣於爲弊滋深方今各邊啓釁四方洊災正餙
治維新之時惟戒怠荒而懷永圖天下幸甚嘗有

旨令中官詣武當山設象懸旛令內閣撰勅祝閣疏言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今復益之以徒糜費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轉餉繕兵日且不給宜斥邪妄以遏無良有旨築壽塔又疏言自昔人主信佛莫梁武為甚信老莫宋徽宗為甚而二君餓死臺城囚斃虜地求福得禍足為永鑒我　祖宗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公之道幸　上裁止又令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封號疏言誥命朝廷所以獎勵賢哲雖卿士大臣待秩滿考最乃後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

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僅一二字而止此輩
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有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
世皆曰此朝廷所賜儒臣所撰也天下後世其謂
之何諸矯拂類如此是時劉尚書大夏爲本兵以
上眷爲中官媢忌一日劉執奏修清寧宮工役當減
十之五　上怒令內閣擬旨詰責健曰借軍力兵
部職也近劉尚書欲謝病疏甚懇朝廷數溫旨勉
留然且請未已若詰責彼以不職固辭當於何處
得若人本兵乎語聞　上悟遇大夏如初李長沙
爲次相風士於唐詩古文徒每爲諸吉士言古人

之學在尋繹義理以消融胷次次者考求典故以經綸國體如徒以詩文爲者即學成李杜亦酒徒何用語稍過激而敦本意終不遠矣十二年加少師太子太保吏尚書華蓋殿學士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　康陵即位閹禍作致仕去已矯旨奪官榜奸黨朝堂瑾誅復官致仕而　上數巡邊幸江南健聞輒不食飲恨曰吾死無以見　先帝地下嘉靖初降詔存問遣輔臣即其家賜束帛餼羊上尊官一子中書舍人年九十四卒贈太師謚文靖健骨相奇古學問深粹行淳履正早際聖明

晩擢近侍進不盈多退不窘戚稱近世賢輔云

謝文正公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中入翰林歷進禮尚書入閣弘治初 上在諒陰内侍請選妃嬪備六宮疏請需祥禫 上從其言時議者言國乏用請加南折銀執不可曰南方稅額重矣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則重於本色病民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事得寢荆襄流民無名籍成化中幾變遷條旨命刑侍郎何鑑往安集願附籍若還鄉者各聽得編戶三十餘萬事後阻識者恨之正德閹禍

作致仕嘉靖六年復召明年引疾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方成化時翰林聲望重者惟吳學士寬及遷二人吳温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僉召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憂去遷入閣而洛陽為首相遷數數為言吳原博可共事也洛陽曰吾行去用之未晩他日又言對如前遷曰吾豈私原博耶顧原博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又先予予越次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見聽耶洛陽笑不荅正德初天變輔臣疏自劾復薦文定及王文恪以自代庶幾乆大遠致之義云

約論曰聞之先哲言成化之季國無樞輔矣　孝

皇禮相重賢晝接日宣而華容三原之倫與密勿於廟堂蓋是時朝多儁俊野無廢錮士恥競躁吏鮮苛黷泮泮乎蔚蔚乎樂利之澤至于今賴之然輔臣賢者顧止於端靖欲大更化還盛時之舊宜其難矣故弘治之治遜於古　孝皇之澤斬於子悲夫

李文正公東陽湖廣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以神童徵景帝召見加膝上六歲召試講尚書八歲與程學士敏政同召　上呼令屬對有龍顏端拱

位天地於兩間之語其局器夙成如此天順中舉進士官翰林弘治七年以禮侍郎兼侍讀同謝文正入閣典誥勅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徐劉相繼爲首相而諸條荅敷奏章疏皆所屬筆抑占城請師劾中官李廣止異教營建語具徐劉謨異教考中十一年加宮保禮尚書是年清寧宮災率同官疏言近年災異頻仍內府大焚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憂慢天誤國莫此爲甚或以災醮祈禱爲弭災此妖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姑息之計今賄賂

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職此之由惟　上加意修省會科道疏救武岡知州劉遜　上震怒俱下獄又同疏救十六年進戶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孝宗大漸受顧命　武宗即位初詔興革利弊禁奸宄最爲嚴正天下誦之閹禍作劉謝二公既逐東陽得獨留乃疏言臣等三人責任同受顧命同今二人者盡去而臣留臣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不允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上於御

苑日御舡獵獸爲樂公疏言今歲自端陽後内苑金鼓炮火聲徹于都邑廐牧厮役充斥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慴不敢言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時逆瑾鴟張以先朝顧命大臣頗敬重以繫人望而東陽顧諸元老盡去已孑然立益沈遯而時時調劑其間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公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淸逮至京東陽大息曰吾當爲知已屈躬詣瑾外第力救早朝有匿名書瑾怒

逮羣臣獄又力救瑾立法逖軍坐窩主隣佑皆籍
沒免伍若捕盗不得坐無服親屬又力救所全活
者無筭方救楊公時詣瑾瑾禮之恭甚瑾家人嘖
嘖以爲自柄國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時文臣
有公錯註誤免提問者輒罰米實邊多至千百石
東陽言各官米實邊多勞鮮益不若令納原籍預
備倉便從之寘鐇之變請取回各差出官校瑾不
可東陽曰舊制官校止行巡京城今四出偵真奸
巨盗得矯爲亂盡取回則姦無所容矣瑾乃許五
年瑾敗以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乃上言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托生民之所仰賴也　高
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　文皇帝南征北
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　列聖相傳兢業
保守　先帝遺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統早成大
婚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至深且遠矣臣願
陛下念上天之付託者重思　祖考之授受者隆
體生民之仰賴者切朝奏講讀之餘安處宮闈溥
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
天下幸甚流賊平陛子而　上欲調遣衛軍入京
師疏十不便不聽乞休去語具帝紀中恩詔優存

東陽慧悟夙成愷悌周慎位極人臣而自視欿然
弘治中嘉謨密畫流被海內　康陵時沈幾曲濟
保護善類而淸謹一節終老不渝爲文章明暢爾
雅又能獎進才雋爲之推挽故弘德間士自奮於
古學文章蔚然東陽之力居多卒年七十贈太師
謚文正耿刑侍定向曰公自孺孩時受知　上加
之膝已遇泰陵造膝委心者十年乃大漸憑玉几
諄諄以嗣　皇托也公獨何心能復念此身哉或
謂當是時劉謝皆知不可止矣而公不與俱何棲
棲也權璫狂猘國事日非公居首輔不能糾虔而

規隨非過與噫乃斯時何時哉　新主煢煢於
上國事汹汹於下劉謝去矣如公者復視君墮甑
委之不顧卽有胸無心何詎能若是愁哉嬰杵之
於趙孤也謂死易立孤難劉謝爲其易者亦藉公
當其難耳矧公乞身疏歲數十　上而竟不得請
卒攖其難則天實殺之矣且羣陰上剥碩果僅存
大廈垂傾壓壓一柱耳可太直乎迹公平生豈巽
愞惜死者顧以其身狥忠節之名孰與以其身爲
宗社之衛公籌之審矣故不爲戅直之安國而爲戶
牖之深念不爲名高之三君而爲太丘之委蛇蓋

存我所以庇舍類也他日過瑾弟救巴陵而脫之
難卒授鉞西征密計行間閹瑾授首此與梁公之
薦用張東之蓋千載同功也公居常第以文章自
命言經濟必首遜新都汲與同升託國而退則曲
迂其身庇一巴陵巳避位進一新都保安　宗社
黎民賴焉至于今秦誓所謂大臣道當如是矣竊
嘗論公事泰陵揆事矢謨則智事康陵迂身毀迹
若愚所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鄭端簡稱公
卒之日不能治喪門生故吏醵錢賻之乃克喪又
云嘗過其門蕭然四壁子兆蕃蔭爲符丞而孫食

不厭糟𥸤席戶繩樞無异庸保如公者孔孟復起即不得稱聖與仁將不謂之忠且淸乎謹勒狀與楚宦中外者出俸復其賜第爲祠奉公凡楚紳之勛德光顯者次祔伏臘祠焉

皇明書卷之十七終